

曹靖華主編

一個愛和平的人



中國文化協會文藝叢書

孫源譯

安娜·克賽著

新版題記

一九四三年的舊曆五月初五日，我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捕去，因為當時沒有搜到什麼證據，不久就把我放出了。不過從此就很難從事政治活動。就是當時在文藝工作方面也很難出面。

那時我和上海的蘇商時代雜誌社有些關係，他們要出一本『蘇聯文藝』雜誌，屢次要我譯稿，我爲了生活問題，又要避免日寇耳目，常要在夜深後給他們譯些東西。這本『伊萬·尼古林，俄羅斯的水兵』，就是那時翻譯的。

我記得那時時代雜誌社是送給我的。一本俄文雜誌，但沒有封面，看形式是『十月』一類，上面就有這篇小說，那時他們就要我譯出來。我就在那種躲躲閃閃，偷偷摸摸的情況中譯好了。但是發表起來又不能用本來的名字，因而就想出了『鍾馗』這個筆名，一面是紀念五月初五日的被捉，一面又寓有一種非常淺薄的民族意識：『打鬼』，鬼者，日本鬼子也。其實，我還看着『鍾馗』這兩個字的旁邊很像『金人』，所以就用它發表了這篇東西。當時還發表過幾篇東西，如『紅石村』，『二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都是用這個名字，發表在『蘇聯文藝』上的。

當時正當蘇德戰爭最激烈的時期，許多蘇聯作家都到前綫去了，每天的報紙雜誌上都有作家們寫的文藝性報導，有時也有短篇小說。但是較長的還沒有。我記得那時曾譯過一本波里亞珂夫的『從軍

日記一，約三萬字，連續在時代雜誌上登完，又由時代雜誌社印成單行本。其後就是這篇小說，在當時要算頂長的了。

本文的作者——梭羅維約夫，是位新進作家，直到現在我還不詳細他的身世。

直到我再度離開上海到根據地，這期間這篇東西並沒有單獨印行過。因為在『蘇聯文藝』發表之前，原稿要送日本鬼子支持下的偽上海市政府檢查，結果印出之後，就出現了幾十行『×××』，凡是這些『×××』都是些罵德國人的字眼，我一看到，非常不高興，所以就沒有主張出單行本。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寇投降，我從華中調東北工作，路過山東半島時，在掖縣的新華書店裏，發現了這篇小說的單行本，是膠東新華書店出版的，連那些『×××』都印上了。我知道是從『蘇聯文藝』上翻印的。我買了一本，帶到龍口，本想寫封信給新華書店，對印這本書表示些意見。但因爲一到龍口就要下海，而且又不便帶書，因此信也未寫成，連書也扔掉了。

一九四六年秋天到哈爾濱後，又看見了大連大眾書店的翻印本。同時我也看到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逸塵譯本：『俄羅斯水兵』。恰巧那時書店裏有俄文原本（一九四五年海軍出版局印）可以買到，我就買了一本原文，對照讀了一下，使我大吃一驚。原來原文大大地修改過了。不但我的譯文和原文相差甚多，就連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本子也和原文有許多不同之處。顯然出版局這個譯本所根據的原本也是另外一個本子，或者是另外一版。

去秋曾看見上海時代雜誌的廣告，這本書也印成了單行本，譯者名字用的我的，不知是否經他人增訂過。今年春天忽然又看到東北書店的翻印本，而且還是照上海的舊樣子翻印的。我實在沒想到這

本書會這樣受歡迎，到處翻印。因而我就決心要把這本書重新照原文本校訂一下。並商得東北書店同意，另印新版。

校訂結果，幾乎照原文增添和修改了有三萬多字。新原文本和我最初所譯的雜誌上那個原本，是大不相同。最重要的修改有幾點：一、原來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是自殺死掉的（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譯文也是如此），但是新原文本把自殺的明顯行為一節去掉了。這一節的去掉很有道理。因為作者原來的主題是要描寫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英勇，但也想描寫他的缺點，因而把他描寫成一個感情衝動的小知識份子式的人物。一切勇敢行為都是出於盲動的冒險，最後又用自殺來結束掉生命。這對於當時在蘇聯淪陷的敵後方的許多各式各樣的，不同出身的游擊隊員們是有些侮辱感覺的。經過一改之後，則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就英勇多於缺點，這才是對民族英雄的敬意。二、由於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行動有所修改，所以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犯罪」這個小章題也取消了，和「考驗」一章併在了一起。三、瑪露霞這個英勇的女主角，原來的文中有遭敵人強姦一節（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譯文也是如此），現在的原本完全刪掉了。這也是應當的。因為用強姦女人暴露敵人的罪行固然是好，但強姦的却是一個女英雄，事實上可能如此，但是效果上很沾污女英雄的聖潔，而且讀者不一定會滿意。現在作者把這一段改掉，瑪露霞就成了一個完整的英雄人物。四、作者一方面增添了不少，但是也把原來有許多純粹心理描寫的地方去掉了。因而在文字上比原來簡潔多了。

顯然，這許多修改都是作者在經過自己的研究，別人的批評以後做的。基本上比最初的原本是好得多了。所以翻印本後面所附的那篇德米特里耶夫對本書所批評的意見，也有些是過時的了，現在新

版也把它抽掉，還是讓讀者自己去理解主題本意的所在，也許能更好些。同時並希望那些在各地照上
海舊本子翻印的本子不要再印行了。

三十七年，六月九日，金人記。

目次

新版題記

一、在醫院中	(一)
二、幹大事去！	(四)
三、路上	(八)
四、到前方去！到前方去！	(一八)
五、第一次戰鬪	(二三)
六、山谷內	(二五)
七、從西方來的『容克』式	(三三)
八、別了，朋友們！	(三八)
九、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四一)
一〇、『中』——1242	(四四)
一一、交通斷絕！	(四八)
一二、瑪露霞的眼淚	(五一)
一三、用力呀，『菲珈！』撞呀，『菲珈！』	(五五)
一四、通過村落和莊園	(六〇)

- 一五、夜談……………(六二)
- 一六、偵察……………(六六)
- 一七、紅毛法老……………(七一)
- 一八、被鐵錨弄毀了……………(七八)
- 一九、計策……………(八三)
- 二〇、襲擊……………(八七)
- 二一、琪兵·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功績……………(九一)
- 二二、我們的軍隊要進攻了！……………(九四)
- 二三、宣誓……………(九六)
- 二四、朋友們……………(一〇〇)
- 二五、考驗……………(一〇五)
- 二六、最後一夜……………(一一四)
- 二七、瑪露霞的死刑……………(一一八)
- 二八、劊子手們逃走了！……………(一二〇)
- 二九、在渡口……………(一二三)
- 三〇、不平衡的戰術……………(一二八)
- 三一、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一三三)
- 三二、前進，向西方法！……………(一三九)

伊萬·尼古林——俄羅斯的水兵

一、在醫院中

海軍醫院的主任醫生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安庫金諾夫，診察着伊萬·尼古林，每次總是驚異地說：

「哎呀，真是天生的——不愧是個大力士！」

每回總是不由自主地，很高興地用勁向尼古林的光脊樑上一拍。

「響啦！像鐘一樣！」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喜歡強健的和有力量的人。尼古林使他感覺到可愛，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個頓巴斯鐵工出身的水兵，在他的眼裏看來，是醫學萬能的活證據。

一個月之前，把尼古林送到醫院的時候，當值的醫生絕望地說道：

「危險狀態。兩晝夜——再不會多活了。我很奇怪，怎麼把他送來的。」

水兵的情況的確很不好。他全身都被子彈和彈片炸傷，甚至連哼都不會哼了，臉上一層青灰色，

這種顏色是醫生和看護們一眼就能很明白的。

把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請來了。在這兒，當着四肢筆挺，幾乎沒有氣息的尼古林，他和當值醫生爭論起來，甚至後來變成了小口角。

「我告訴您說——可以活！」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熱情地說。「您向胸部，向筋肉上看看！這簡直是伊里亞·穆洛悅茨（大力士的意思）——如果這樣的人會在我們這兒死掉，我和您還有什麼用處？只好把我們送到廚房裏去削土豆吧！」

「失血這樣多！」當值醫生說。「肺也打穿啦……他沒希望了。」

「我禁止您說這樣的話。在我的醫院裏要相信醫生！」

「簡直要違反理智，反抗科學嗎？」

「不對，而是要依靠理智和科學。醫生對於醫學是不會有幻想的信仰——對不起，這樣就不是醫生，而是一個冷血的皮匠了！」

「我求你……」當值醫生先火了，挺直身子，把自己的白外套的頂上部的一個鈕子結起來。

「够啦！」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嚴厲打斷他的話，也挺了一下身子。「我請您注意——請好守紀律，不要違犯。我自己親手來治這個傷員。請命令給我預備輸血的桌子。」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開始一場大賭博。他孤注一擲——他把自己的威信，把自己的職業聲名都放在賭注上了。但是煙隊裏的工作，使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氣質添了些新的，海軍的特徵：絕不逃避危險和困難，如果已經賭起來——那末就大大地下一注，如果是已經冒起險來，那末就絕不

回顧……

於是他風啦！那一個恐慌的，困難的，他準備好了樟腦劑和注射器，在尼古林的病床旁邊，一直坐到天亮的夜間，使他一輩子都忘不了。水兵擺動身體了，說夢話了，哼哼起來了。他的強健的身體裏正進拚命的鬭爭；有時他的心臟活動微弱了，幾乎要停止了——這時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就來幫一下忙。打下針去，安靜一會兒，鬭爭又開始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屏息注視着，——一點時間也不放過，以免耽誤……「撒謊，混蛋！」他悄悄說，恨恨地咬一下牙。「你不能要他的命的。救出來！」

黎明時光，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對自己的工作 and 激動得到了報酬：他用尖銳的耳朵聽見了水兵的第一聲安靜的呼吸。

尼古林睡着了。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閉上眼睛，在藤椅椅上一仰。他很疲倦，嘴裏發乾，腦袋發暈。但是崇高的，幸福愉快的波浪，從心的深處，透過他的疲弱和困倦，越來越向上升長。他用自信的緊張的活動站起來，大大地和用力地伸一下懶腰，把手放到腦袋後面。鏡子裏照出了他的乾枯的臉，頑強的下頰，腦袋上的蒼白硬髮。「好漢子，謝爾蓋！」他低聲說，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今天才可以勝口啦！」

他走到窗前，掀開帘子。黎明的花園把潮潤的露水的涼氣吹到他的臉上。太陽出來了，樹頂映照在透明的和安靜的光焰中間，高空的白雲的邊緣飄散開去，放出了金光。花園醒來了，小鳥在樹叢上跳

動，唧唧亂叫，歡迎着太陽，巨大的，慈祥的，熱烘烘的，給世界帶來光明和生命的太陽升上了。

二、幹大事去！

尼古林很快就痊癒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注意地和熱情地照顧他的健康，每隔一天就診察一次，每次都更結實地，更高興地拍拍他的光着的有力的脊背。

『響啦！像鐘一樣！這是天生的，我明白這個！』

過了一個半月，尼古林第一次到花園裏去玩。又過一個月，一天早晨他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辦公室出現了。

『我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放下鋼筆說。『出什麼事啦？』

『我再也不等呆下去啦，』尼古林說。『夜裏睡不着。如果我命裏註定要被德國人的子彈打死——還是去吧。對於這我是願意的。但是這兒的醫院裏，我要失眠得死掉的。』

『啊——哈——』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拉長聲說。『我明白，事情很清楚……您不要害怕——失眠是不會死掉人的。我給您開點安眠藥片——請您夜裏吃下去。』

『我不要什麼藥！』尼古林懇求說。『請您准許我出院。我在前綫上可以治好。我在這兒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像燒的一樣！……』

『真可憐！』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聲調裏表示着嘲諷的同情說。『他失眠，心臟又疼……說』

老實話，您要因為殘廢退伍啦。」他忽然大聲喊叫：「話說够啦！還用您到這兒來教訓我，什麼時候准許什麼人出院啦！我自己知道！到花園裏去，散散心去！」

從那時起，他們之間每星期都要重複這樣的談話。尼古林要求出院，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堅決拒絕。

尼古林又憂悶又苦惱。他想，那些比他晚來的，還沒有離開自己病床的同志們，都在望着他批評：他已經好啦，又能走道，吃三個人的飯，可是一點兒也不想到前方……他心裏非常慚愧，伊萬·尼古林懷着這樣的念頭，使他難以忍耐。

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個盡頭；伊萬·尼古林的痛苦也到頭了。這樣的一天來到了，他脫掉醫院的長外套，穿上襯衣，穿上破舊的，被子彈打透的，而且拚命縫補好的海軍上衣和一條黑色的散腿褲子。從這時起他再不歸醫生，保姆，女看護們管了，他歸軍艦，歸前方管了。

護照和路費都已經裝進口袋，領到一份乾糧——可以上路啦！火車鳴笛，車輪子發出了自己永無休止的快板，——於是已經披上了秋天的金色的樺樹林飛馳過去，火車載着水兵伊萬·尼古林，轟轟響着和拉着汽笛，從山崗上奔下來，向潮濕的凹地的晨霧中衝去，向前方奔去。那裏——也只有那裏才是他的地方，只有在那裏他才能把一顆熱心安頓下去，而且對着被打死的德國人的呆瞪着的空虛的眼睛，對自己說：「伊萬·尼古林，你生活的很正當！沒有白浪費醫院裏給你用的藥和繃帶！」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邀請尼古林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給他送別。

牆角的無線電輕輕播送着，一片陽光從窗戶裏照到光亮的地板上，桌上的大瓶子裏閃爍着薄荷

酒，太陽光穿透過酒，把桌布映照成了透明的寶石情調。

「請坐，尼古林，」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我們到分別的時候了。」

尼古林坐下。他很激動，被這種照顧弄得很不安。瘡疤的回答：

「是的，到時候了。你沒有辦法。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戰爭……」

「這是對的，自然，」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回答。「不過反正有點難過……我給您治療，治療，開過刀，包過繃帶，用各式各樣的藥品……」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尼古林說。「難道我不明白——如果沒有您的話，我早已銷到地底下去了。」

「呸，把像您這樣的勇士埋到地底下去——您知道，這是一件巨大工程。呸，有什麼，爲了將來能再見喝一杯。」

他把裝着蘋果的盤子和酒杯向尼古林推過去，拿起瓶子。

「我先給您照個像。紀念紀念。您不會反對吧？」

他從書櫥裏拿出一隻徠卡照像機，用他把尼古林的正面，側面，上身，下身照個不住，一直到把膠卷照完爲止。

「現在——請到桌前坐吧！」

喝完第二杯以後，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遞給尼古林一盒「力士」香烟。

「這給您路上抽吧。抽烟的時候就想到我。等到烟捲抽完以後也別忘掉。」

尼古林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他責備地說。「我怎麼——是個德國人嗎，不記得慈愛嗎？我是俄羅斯人，我永遠是不會忘掉慈愛的。」

他臉紅着，手伸進口袋去，掏出一隻小小的，做得很精緻的烟嘴。

「我早就想送您點紀念東西。想做一隻烟斗——我是一個做烟斗的能手。但是做烟斗要黃楊樹根的時，如果我還活着，戰後我一定送給您一隻烟斗。」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哦，有什麼，我們最後擁抱一次吧。」他們擁抱過，用力接過吻。

「一路平安，尼古林。自己在前方要保重身體，不要徒勞無益地向子彈底下爬。白白犧牲——這會有什麼意義？」

「對啦！」尼古林肯定說。「沒有意義，也沒有榮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您不要替我損心——我不會白白犧牲的。我需要生命，因為我不是隨隨便便到前線去的。我有計劃。還要告訴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我是活着呢，還是犧牲呢，反正您會聽到我的事！我說的是海軍的話！」

過十五分鐘以後，當值醫生走進辦公室，看見這樣早的時光桌子上就擺着酒瓶和酒杯，吃了一驚。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解釋道：

「這是我同尼古林道別。我給他送行……」

嘆口氣，又說：

「小夥子去幹大事去！」

三、路上

水兵是不喜歡單身旅行的，而且也不會單身旅行；他一離開親愛的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註）便覺得寂寞——沒有人可以一道回憶一下克羅斯達和西伐斯托波爾的共同友人了，一道談論軍艦了，一同用力地打撲克牌了。

尼古林在自己的車中從這頭到那頭走了一遍，可是在乘客中間沒有看見一個水兵。他很感傷，便坐在小窗子口。

火車一進站，剛剛把速度緩慢下來，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沿着列車走起來，暗中懷着能遇到自己人的希望。

他很幸運。還是在很遠處他就看見了一個紅水兵。

「好啊！」

（註）水兵的制服都沒有前面的遮沿。

「啊，朋友，好啊！到哪兒去，打哪兒來？」
水兵是用不了多少時間的——經過五分鐘便成相識，經過十分鐘便成——朋友。在響了兩下鈴之前，尼古林已經曉得了自己新朋友的一切：名字叫華西里，姓克雷洛夫，住過醫院，現在是返歸黑海的海上隊伍中去。

「喂，這樣吧，華西里，」尼古林說。「朋友，拿起自己的行軍袋，到我們的車裏去吧。」
到下一站，他們出去溜躑，又遇到了三個——瓦西利·克萊甫曹夫，菲里普·哈爾琴柯和查哈爾·福米喬夫。如果在任何一輛車內，已經擁擠着五個水兵，那末其餘的水兵一定都就從自己的車中搬到這輛車裏來。事情果然如此——尼柯萊·樹柯夫很快就聯合到這一羣快活人中來了，以後是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孔諾瓦洛夫，再下去尼古林也數不過來了。在每一站上都有數無遮沿轎的人鑽進門口，發出問題：

「我們船上的人坐在這兒嗎？」

「在這兒！」大家喊着回答。「來吧，下鋪吧（註）！」

於是，在車中還沒有宣告客滿之前，就一直地下鋪啊和下鋪啊。尼古林悶悶地說道：

「弟兄們，我們現在是可以補充一個分艦隊啦。」

「足夠啦！」福米喬夫應道。「二十四個人。整整一組。」

「不夠！」克萊甫曹夫大聲說。「不是個整數。二十五個人——那末才足夠一組。還差一個人。」

門開了，彷彿是在回答克萊甫曹夫的解釋，他——第二十五個水兵——進來了。

「噯噯！」他一看見許多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就開口說。「看來，不是無緣無故把我引到這輛車裏來啊。聞出自己人的味來啦……」

看來他已經有五十歲了——鬚角蒼白，上下鬍子——是銀色。很適合自己的年歲，他的行裝並沒有打扮成年青人的樣子，但是很結實，儉樸，精細：他的右手提着一隻提箱，左手內——一把大茶壺，背上——一隻塞得滿滿的行軍袋。

「嗚嚇！」他說着，坐在下層的靠椅上，和孔諾瓦洛夫一並排。「出了一身汗……好呵，孩子們！」

「敬禮，老伯伯！」尼古林回答。而且是那末敏捷，「老伯伯」這三個字來的那末恰當，因此後來就沒有一個人再管老水兵叫過別的稱呼。

老伯伯打開水壺，開了開水蒸氣。

「還好，我還是在乘火車以前燒的茶呢。我想，還是燒好吧，否則我一坐到火車上——立刻就要喝茶。啊，孩子們，拿一隻杯子……」

常把茶倒到杯子裏以後，老伯伯解開行軍袋，拿出糖來。起初他只拿出來一小塊，只是給自己的；他的儉樸樣子說明了這個。但是四周坐的是水兵，是自己人啊！……老伯伯躊躇地環顧了紅水兵們一眼——於是海的自然現象，在他的心靈上超越了儉樸，也超越了一切其他的感情。他咕噥着，從